

梦里禅达 印象腾冲

追访《我的团长我的团》

小N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梦里禅达 印象腾冲

追访《我的团长我的团》 小N 著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黄山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里禅达，印象腾冲——追访《我的团长我的团》，小N 著 — 合肥：
黄山书社，2011.4

ISBN 978-7-5461-1744-7

I. ①梦… II. ①禅… III. ①国民党军—第二次世界
大战—通俗读物 IV. ①K265.2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7933号

梦里禅达，印象腾冲——追访《我的团长我的团》

小N 著

出版人：左克诚

策 划：任耕耘 余 玲

责任编辑：余 玲 刘莉萍

剧照授权：浙江华谊兄弟天意影视有限公司

剧照摄影：赵新昌

内文摄影：小 N

装帧设计：未 淦 文 笛

扉页题字：刘国玉

印刷顾问：何 驰

出版发行：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 (<http://www.hsbook.cn/index.asp>)

(合肥市蜀山区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编：230071)

经 销：新华书店

营销部电话：0551-3533762 3533768

印 制：南京海院印刷厂

电 话：025-66920091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1.25

字数：260千字

版次：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461-1744-7

定价：9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夢裏禪達
印光

列國三



《我的团长我的团》主创寄语

梦回禅达，一部历史记忆的碎片！一段今生无法忘却的铭记！我喜欢的文字！

——吴毅（总制片人）

你今天回到这里，是为了有迎接未来的勇气。

——兰晓龙（编剧）

那时候几万个中国军人的鲜血和残躯决溢在我们的周围使我难以呼吸和视听，只好努力低头做事情才暂得偷生。

——康洪雷（导演）

《团长》时代的禅达，追溯的是炮火中的历史；作者重走的腾冲，则是追随着和平年代那些不会被遗忘的印记。

——段奕宏（饰演 龙文章）

故事越多，会越沉默。当太多的故事埋藏在腾冲这座县城的小巷和周边山野之间的时候，腾冲也沉默了。像陈年的普洱茶，只有去虔诚地探求，才能品味到她的真味。禅达，是我们那部戏中对腾冲的称谓，禅达这两个字，不用多做解释，一万个人，会有一万种意味在心头。伫立腾冲街头，尤其夜色之中，万籁俱寂，冥想、体味……你也许就会涌出那一万份想头。腾冲就是这样一个让人思绪万千、参禅悟道的圣地。

——张译（饰演 孟烦了）

172天的腾冲禅达，172天的汗水、欢乐、鲜血、生命，随着时间变化成了心底里的记忆。魂牵梦绕的腾冲，魂牵梦萦的禅达。有一天，我一定会再次去腾冲，站在祭旗坡上，大声唱着那首“你要让我来呀啊，谁他妈不愿意来呀……啊，哪个犊子才不愿意来呀……啊！”

——张国强（饰演 迷龙）

虽然2008年春夏在腾冲的那段工作在许多人眼中是艰苦的，可我脑海中的那个边陲小镇却更多地记载着柔软和温暖，它就像恋人般的纯然，偶尔在梦中出现，莞尔一笑，飘然而去……感谢小N真诚的文字，让我们又一次回到那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回到那个山雨霏霏的清晨，回到那遍地黄花，回到那静夜微凉……还有我的靴子姑娘！

——邢佳栋（饰演 虞啸卿）

我们的家国进程，我们的河山宿命，似乎总离不开损失这两个字。无妨，一边损失着，一边也要前进，就像一边遗忘着，一边开始追溯。

——史航（饰演 世航大师）

最大的事情是拍摄了《我的团长我的团》；最艰苦的事情是拍摄了《我的团长我的团》；最要命的事情是拍摄了《我的团长我的团》；最要命的编剧是兰晓龙；最要命的导演是康洪雷；最好的团队也是《我的团长我的团》；172天，最要命的都熬过来了，希望大家都好！

——罗京民（饰演 郝兽医）

从拍摄到播出，为了一个不辣打开封存已久的激情，问心无愧！时间过去了，《团长》的记忆依然鲜活……安静，安静……

——王大治（饰演 不辣）

我记得这是我拍过耗时最长的一部戏，从开机前全组演员被调腾冲森林武警部队军训开始到全剧杀青，这些岁月中，全国发生了雪灾、汶川地震、剧组伤亡、昆明驻地附近两起公车爆炸、奥运会等等。记得终于完成大部分戏全组离开腾冲去最终杀青地昆明的路上，在大客车经过山路拐向坦途途经山下浩荡宽阔的大河时，车迎风驶过宽长的大桥，行过桥中，同车的豆饼、崔永、克虏伯和我都不约而同推窗迎风大声远唤。向谁？向空气、向山、向大河，内容不尽同，大致都是“再见腾冲”的意思。我说的最长，再见腾冲，感谢这里的山山水水，感谢这里的生灵和所有的灵魂，谢谢这一段难忘的岁月，祝一切会更好！也衷心希望所有的朋友们一切会更好！

——王往（饰演 阿译）

有烟没？有针线没？有兄弟没？因为《团》剧，我们团聚。因为不抛弃不放弃，我们一起。如果让我重新选择，不管痛苦、难过、幸福……我都会信念如初，无悔。

——高峰（饰演 康丫）

多少次，梦里回到那个云雾缭绕的地方；多少次，与人炫耀那原始而又美丽的樱花谷。春天到了，脑海中是和顺那一望无际的油菜花。夜深了，忆起的是玉泉园里，伴着皎白的月光，与友小酌。对了，泼水节快到了，与我一起端起水盆，为了幸福而“战斗”的朋友们，你们都在何方……

——范雷（饰演 蛇屁股）

悠远的小镇，厚重的历史，深邃的记忆，共同的经历让我们热血沸腾，现在的回忆让我们感慨万千。谢谢为《团长》昨日重现的小N！谢谢和我一起走过那段战火岁月的好弟兄！谢谢时间为我们雕刻的宝贵印记！

——李晨（饰演 张立宪）

禅达，那个让剧中人物魂牵梦绕的地方；腾冲，那个经历战火与苦难的地方，让我们在她那里接受洗礼……难忘啊，这个曾经听都没听说过的地方，已经深深烙进我的心里，感谢你！祝福你！

——王东栋（饰演 董刀）

一段历史，一部好戏，一种记忆，一群兄弟，一座墓碑，一腔热血，一颗子弹，一生相随，一句回家，一局残棋，一辈子的遗憾……军礼《我的团长我的团》。

——刘天佐（饰演 克虏伯）

回首拍摄《团长》的日子是我今生难忘的，那里有我们的兄弟，我们也曾在云南战场坚守172天！这部伟大的作品是用生命、鲜血、泪水和汗水铸成的，它将永远刻在我的心中！现在我们幸福生活的每一天也是那些英勇的革命先烈们用生命、鲜血、泪水和汗水换来的，所以，请每一位中华儿女铭记历史，勿忘那些最可爱的人！

——谢孟伟（饰演 豆饼）

一段悲壮的历史，任凭岁月的洗礼，仍旧是我们无法磨灭的记忆；一部人生的经历，纵然经过时光的沉淀，收获的是团队的荣耀和兄弟的情义。

——左腾云（饰演 余治）

《团》让我蜕变，让我成长，让我收获的太多太多。腾冲这个美丽而厚重的小镇，那里发生的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兄弟、师长、朋友……带给我一生的财富！

——王大奇（饰演 何书光）

我爱《我的团长我的团》，我爱唐基，我爱我的弟兄，我爱洪雷、晓龙，我爱所有喜欢我们的团迷！

——赵志君（饰演 唐基）

时空隧道里，多少次梦回腾冲，我看一个穿着小碎花衣服的女孩子站在门口，羞涩地看着我。她是我留在那里的影子。在这座边境古城里，历史和现实总是交替着上演，耳边似有战火的轰鸣声；又在下一瞬间沉静在温暖的阳光里。所以，我永远铭记的那段历史；我永远怀念的那段故事，在今天，在未来，都将永远在我心里。

——袁菲（饰演 小醉）

这个戏，过程比结果重要得多！它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具体的感受。今天而立之年的我比起那时，经受了更多的历练，亲情，爱情，友情……感受它们吧，享受它们吧，即使它的味道是辛、酸、苦、辣、咸！

——李樑（饰演 小书虫）

好战友，亲兄弟，《团长》把我们紧紧凝聚。一起风，一起雨，禅达写满铭心的记忆；一杯酒，一支烟，真情在心中传递；一起哭，一起笑，生命因你充满意义！要麻献给袍泽兄弟们！

——王迅（饰演 要麻）

最美好的回忆在腾冲。

——刘威葳（饰演 上官戒慈）

谨以此书

怀念那些于民族危亡之际抛头颅洒热血的民族英雄们
感谢《我的团长我的团》剧组全体创作人员的辛勤劳动
纪念我们为了一段历史一个故事流连痴迷的日日月月



序一

地球上的第一个禅达



地球上的第一个禅达——就我有限的所知——位于……一款名为《MOUNT&BLADE》的游戏之中，它在该游戏中的地位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新手村。不知道嘛叫新手村？……就是那种让您新注册的游戏人物哇哇坠地，嚼着尿片子去和蛤蟆兔子小毛贼之类做殊死斗的地头啦。

关于该游戏的一点轶事：该游戏在吾国的称谓是《骑马与砍人》，我认为最好的译名之一；该游戏初始是德国一对夫妇设计来放在网上收点小钱的（当然他们现在应该发啦）；它的设计宗旨就如它的中文名：两军对垒，两马错镫时挥\刺\射出兵刃的那一刹，你死或我死的一个物理交会点；如果有一天要做冷兵器时代的动作戏，它一定是我会强行要求剧组主创们玩的游戏，因为这也许能让我们摆脱那些你云我曰想当然的俗套，代入感——哪怕是有限的——有助于建立自我特色的认知。我堂皇的理由是它有助于常识性了解，让动作戏除了花哨外也多少有点物理上的说服力，并且……嗯哼，导演摄影你们丫的可以找到从未想见过的那么多机位，嗯嗯，没错——我骨子的恶趣味是我所见的大部分剧组主创都是晕3D游戏的，哈哈，尤其是导演们，而M&B，它当然是一个纯3D游戏啦。

地球上的第一个腾冲……咳，地球上就一个腾冲啦，位于云南保山辖区，高黎贡山脚之畔，三十多座火山环绕着七万人口和温泉湿地，我所见

过资源最富庶的土地之一，以至我常悻悻地想要把这块地给我们穷山恶水里打拼出来的湖南人，那我们……嗯，地是早毁啦，可我们也早发啦……您没瞧出禅达与腾冲两下里有啥子联系？答对了。我也没瞧出来。

可还在云南满山遍野里野驴般转着根本不知道写啥时，脑子里定下的就是个“禅达”的名字。有人提供了一个更有文化背景的名字“腾越”，但对我来说，它太太太有文化和历史了，还是禅达，它根本只是一个译音，所有的意义都要你自个去戏里找出来，因一无所有而了无羁绊，更虚无也更实际，如同想做的那个名曰《我的团长我的团》的戏——哦，理想值啦！

还有就是，禅达是一个新手村，而上述那戏，差不离就是新手的故事，我们的近代史，差不离就是一部新手村的历史。游戏里过不去新手村的人删号重练，我们的近代史，差不离就是一部删号重练的历史。我反感用过于强烈的词汇形容事物，觉得容易矫情和失度，所以若觉得这样说不严肃，那就这样说吧——我从来不建议我妻子看真写得用心的近代史，因为总是希望身边的人快乐一点。我自个反正是已经折进去，便那啥的不怕开水烫了。

禅达的新手们，他们有多新呢？哦，说个事吧，众所周知，腾冲有个国殇墓园，丧的是收复腾冲时第二十军的阵亡将士，你不要相信真能拾回那么多的尸骨，但那里确实刻了九千一百六十八人的名字。而我有个时有耻时无耻的朋友，那天忽然很有耻地要去拜奠。我说都大老爷们你就别整花啦，我都是拿酒泼。厮觉得有理，扛一件腾越老烧便去了，他也是个素来尊崇无名小辈的，每瞧见一个诸如“三等马车夫”或“郭豆豆”这样新嫩得黄豆芽一样的死人名便要沾那么下唇意思一下的，于是实话说，刚山脚转一圈厮便喝高了。

今天还活着的三等马车夫或郭豆豆们，年青的也在九十以上了。有一天正在洗脸时算了一下，自腾冲返回两年以来，百来个人的名单已只剩下六十多了，也就是一年去了十八个。嘿，幸好当时我在洗脸。

所以若去腾冲的话别光惦着热海湿地大滚锅吧，都不错的，但就好像去杭州的话，其实你从西湖边穿条马路就到了岳王庙，有所值的——你又不晕3D。

我不想去说那些沉重的东西。有心去看的便看见，无心的……好吧，看见甚至不能当做义务强加于人。我也不希望为了什么而去责怪什么，那和强加是同一属性，我只知道活着的郭豆豆们比你我都释然得多，以至云南的地震从不会让我担心毁了大滚锅，因为跟那样的宽厚与安然相比，郭豆豆们才是财富。因他们我想起今后要写的某个戏的戏核：你今天回到这里，是为了有迎接未来的勇气。

好吧，所以我想用一件小轶事做轻松的结束。同样是国殇墓园，我拽了一个我军少将去祭奠——嗯，我好像很愿意拽人去这里，因为温泉樱花谷什么的自有别人拽了去——那墓园是一座马鞍形山被墙分了两边，那边便是一九四九年后的烈士陵园。我们的将军忽然就不大高兴，曰：这地方的老百姓太不好了。问何故。答：你看这边这么多人来，那边就没人。俺曰：大哥，你在哪边？将军瞧一下身边的郭豆豆们便乐了，曰：你他妈的。

好吧，你我都是军人，都是中国人，都是人类，尤其重要的，是那种不怕晕3D不会坐而论道的人类。

(顺便解释下，跟俺合作过的剧组主创们多是晕3D但不怕晕3D的)

序二

重新丈量那片大好河山

史航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孙悟空一个筋斗是十万八千里，后来，又知道了从东土大唐到西天佛境，也不过是十万八千里。

然而，大圣一个筋斗翻到西天，是没用的。他要陪大家走到那里。

陪着坚定而犹疑的唐三藏，陪着有办法但无信仰的悟能，陪着有信仰但无办法的悟净，还有，陪着那匹白龙马。

大圣要陪着芸芸众生，慢慢跋涉。

这是佛的安排，佛最为苦心孤诣的安排。

《我的团长我的团》的主创们，也陪大家慢慢跋涉着。

“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这是龙文章团长说的。在他那个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实现这句话都是很难很难的。

但，唯有奇迹值得等待，唯有奇迹值得努力。

虽然，后世之人会在笑话龙文章的同时，笑话《团》剧的主创，也笑话为《团》剧痛哭流涕的我们。因为，他们也许不明白，让事情是它本来该有的样子——难道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吗？

如果他们笑话了，我们该欣慰，因为，他们身处一个幸福得多、简单得多的时代。

我演世航大师，游击队里的念佛人，两集戏，十六句台词，三百八十四字。我真的数过。后来，为了剧情紧凑，我有句台词被删掉了。我不敢申辩，服从大局，阿弥陀佛。但是，晓龙这句台词写得真好，不忍埋没，就在这里提一次。

世航大师受龙文章他们之邀，去吸引追兵火力，要把他们引进远征军的埋伏圈。敌人果然追来，世航们气喘吁吁逃近，远征军的枪声如约响起。

这时，世航说了一句：“阿弥陀佛，施主信人啊。”

这句话，他说来很欣慰，我演来很心酸。

也许，他根本不太指望远征军能如约伏击，也许人家只是趁机远走，也许以前就有过这样的事情发生，也许他们已经是第二次第三次被当做炮灰来牺牲的。

但他和他的同伴们，还是会去吸引敌人火力。

义无反顾。义字决定一切。

联想起会审的时候，孟烦了说起自己初上战场的经历。他说自己一听到命令就冲出战壕，后面却没人跟上来，他回头一看，毛骨悚然——

电视台播出的版本是：战壕里那些老兵都死了。

编剧原来写的是：那些老兵都瞅着他乐呢。

《我的团长我的团》，没有来得及拍完全部剧本，是大损失；这些刻骨铭心的细节被磨平，被替代，也是大损失。

我们的家国进程，我们的河山宿命，似乎总离不开损失这两个字。

无妨，一边损失着，一边也要前进，就像一边遗忘着，一边开始追溯。

有人说小书虫和世航大师他们的游击队，是编剧迫于无奈才来涂抹的一点亮色。这样说，小看了编剧，小看了导演，小看了剧组，更小看了那个时代，小看了这个民族。

不多说，你懂的。

我能演世航大师，要感谢编剧兰晓龙的认可和编剧夫人的举荐，他们伉俪对我真好，尤其是兰晓龙，明知我有恐高症，专门写了一段世航大师在高空索桥上的悲壮谢幕。还要感谢导演康洪雷的信任和指导。有一次，我一边说台词，一边摘下黑圆眼镜擦擦，想给自己找点表演支点嘛，结果老康得意洋洋地吼着：“史航，别给我弄那些你们表演系的小零碎，把台词说利索了！”唉，人家明明是戏剧文学系毕业的嘛，人家第一次演戏没有自信嘛。

想念现场一起玩杀人游戏的兄弟们。老段很想当法官仲裁，却因为眼高手低而不被信任；国强做人大气，杀人却很鸡贼；王大治多么的老谋深算，谢孟伟多么的胸有成竹，范雷多么的居高临下，罗京民老哥总那么慈祥地远远看着（其实我从电影《轮回》开始就喜欢他的表演）。而张译从不参与，他说这游戏让人们彼此之间丧失信任，这理由太君子了，我们都尊敬地看着他。张君子说完，就一脸坦然地拿个小喷壶去欺负打瞌睡的化妆助理了。

一个小小遗憾，是没机会跟演阿译的王往打交道，因为他没有随龙文章他们深入敌后。他可真是个好演员，而且他的民国范儿很正很正。我在很多老照片上，仿佛都看见阿译，看见王往。我看着看着，再回想他指挥大家唱：“汉终军……”他说“吾宁死乎？！”我知道了，我已经在他的粉丝。

最后致敬小N，你这本书做得很艰难，但很有意义。

你不是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大圣，你甚至不是晓行夜宿的取经师徒。

你用你的虔敬心思和洁净文字，重新丈量了那一片大好河山。

你是磕着长头去的。

前言

2009年的春天于我们当中的很多人而言，不仅仅意味着大地回暖草长莺飞，一群被炮火模糊了容颜的身影偏偏选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季节，拖来一段尘封的历史，闯入我们的视线。

他们的生活简单得就剩生死，他们的信仰纯粹得只关家国。

他们生命苦短，是消耗在混乱时局下的炮灰。

他们手足情深，是绽放在峥嵘岁月里的奇葩。

他们挣扎求生，也挣扎求死。

硝烟熏黑他们的脸庞，战火照亮他们的理想，在那些燃烧激情、闪耀人性的片断里，他们肆意地卷走我们的泪水，只留下一个个倏然远去的背影。

《我的团长我的团》（以下简称“《团长》”）分明就是要在一片歌舞升平里横生事端，制造混乱。看那随后滚滚而来的争议与毁誉，我才发现它卷走的还有我们的口水。

有人说，就剧情而言，《团长》乱象源于知道那段历史的人不能接受故事的表现方式，而喜爱那种表现方式的人又不清楚历史。

我不知道这话能在多大程度上解释那一派浩荡黄尘之中的喧嚣，但至少就我个人而言，是举着手乖乖地将自己归入后者行列的。

于是，我来腾冲找历史。

我从未有过如此冲动，非要去一个地方不可。在这个经济危机、哀鸿遍野的时刻，我抛下攻坚阶段的项目，撇下暴跳如雷的老板，义无反顾甚至是大义凛然地冲上了前往腾冲的航班。

我承认最初是怀着猎奇的心态去窥视这个故事背后少人提起的往事，而当我掀开历史一角，立刻就被高黎贡山延绵几百公里的枪炮尸骨狠狠撞翻在地，被深深灼痛的双眼从此再也不能停止流泪。

我呆怔在原地，不知道是该怯懦地合上资料，缩回那个虚构的故事里继续没心没肺地哭哭笑笑，还是该勇敢地翻开史书，仔细阅读，重新认识那样一卷波澜壮阔悲歌泣血的山河抗战。

我相信这世界上有一种咒语，当你有了亏欠，总有一些人，一旦你遇到，便会对着他们不由自主地流眼泪。也许是前世种下的因，也许是今生欠下的债，总之，不可逃脱。

我们就是中了咒的人。

当我们在春寒料峭的禅达街头与那些衣衫褴褛一身征尘的人迎面相遇，不可救药的痛哭流涕与无处排解的沉重哀伤提醒我们一份亏欠了六十多年的敬重，让我们意识到在过往的日子里已经透支了多少理所当然。